



Palace scroll

Zoe Congyu Liu

LISA: 你的作品经常探讨女性可见性和亚裔移民的代际创伤。你是如何将这些主题融合在一件作品或者一个系列当中的？你希望观众从中获得什么？

ZOE: 我一般会从自我身份出发，我在写我的艺术家陈述的时候，我会在开头写下：首先我是一个女性，然后我是一个亚裔，这个是离不开我自己的身份认知的很大的一部分，我是从这两个视角去切入作品，所以它们两个能比较好的合在一起，我目前来说展现的更像是以一个小的起点去翻看历史的档案。我希望观众能够从一个亚裔女性的视角，然后看到整个女性被压抑的一个历史，我认为展现这部分封存的故事至关重要。很多的历史和档案会随着时间被埋没，包括其他族裔女性也在经历相同的事情，在现代如果不被完整的记录的话，未来会丧失更多可以追溯的信息。所以我希望能展现一部分消亡的历史，也呈现一部分可以被建造的世界，给观众一个可以去想象另一个未来的愿景。

LISA: 你有在洛杉矶到英国等不同地方展出作品的经历，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了你的艺术表达和作品的接受度？

ZOE: 这点我自己也特别好奇，前段时间我在圣地亚哥做一个分享的时候，也有观众问“这组作品在国内的时候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响”。我的作品只有在英美展出过，基本上大家的反应都是从一个比较西方的视角，我觉得可能在大家都接受了艺术评论的一个环境之下，去解读作品的时候更容易共情。但是即使没有在国内的环境展出这些作品，在一些华人经营的画廊或者说亚裔聚集的时候大家会讨论，我觉得大部分的亚裔女性都非常的感同身受。之前我得到过最好的一个观众反馈，就是她看到这幅作品，说即使我们的族裔不同，她仍旧能共情到里面的一些很相同的经历，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触动的。我也希望能在国内展出并收到一些反馈。



Installation View

LISA: 可以具体展开讲述一下这两个比较近期的影像作品*Forty third congress*和*I want to be her bodyguard*吗？

ZOE: 这两个作品是我在做完毕业作品之后的一个思考，制作毕业作品的时候心态是把展览作为整体来呈现，我觉得怎么展览那个主题当下来特别重要。但我觉得做作品的时候会有一些侧重性，或者说心态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两个作品的话都是16mm胶片拍摄，并且都是我自己手工冲洗的。*Forty third congress*是讨论当时早期亚裔移民来到旧金山的时候，在排华法案那个时间段之前，旧金山的移民法律限制女性移民进入，他们可以通过一张身份证照片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性工作者。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亚裔女性，他们有权利说你带有不正当目的入境。我会比较好奇究竟是什么给了一个女性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用来污名化整个族裔的女性。我在影像里结合了当时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贩卖的一张女性的图像，当时我很好奇她是谁，包括她的名字拼写并不是流传的那个样子的。这是一个被记录错的档案，我将它用自己的语言重现出来，让这段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影像也映射了当时亚裔女性被囚禁和等同物品一样被展览的历史。我融合了自己拍摄的一些女性肖像，展示历史里记载的错误影像和我看到的所有的女性形象是什么样子的，模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维度，它可能现在，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未来。



Frames from *Forty third congress*

I Want to Be Her Bodyguard, 讲的是第一个来旧金山的性工作者的故事。她在旧金山开了一个性工作场所，并招募了12个女孩在她的麾下。由于身处异国他乡，她不得不自己去学会英文，以保护场所里的其他女孩。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让我动容，我去实地拍摄了加州的港口，以小诗的载体做旁边叙述了当时在国内重男轻女，人口贩卖，女性身不由己的形势。影片的最后字幕，“I want to be her”闪停了几秒紧跟着“Bodyguard”，它既是我想要成为她的愿景，也是表达了现代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Frames from *I want to be her bodyguard*

LISA: 你在影像作品当中用到的多语言的字幕或者音频，是怎么样帮你探索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这方面的内容的？

ZOE: 我一直倾向于避免给观众——特别是那些没有亚裔或中国背景的观众——提供一个完整的画面或线性叙事。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懂得部分推测不懂的信息，再由于好奇引起探究。大部分的时间人们都对全部未知的信息只会有很浅的好奇，当他们看不懂一个作品的全貌的时候，会想要去深究，会想要去问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并且当人们懂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可能它的理解仅限于一个表象上观察。所以当用多语言的时候，观众不会因为单一的非自己母语的环境而抗拒非自己文化的信息，以便于他们去探究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我究竟在讲一个什么故事？他们理解的故事和我想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差异？中

间的差异是否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叙事，这会给不同的观众有一个不同的见解。虽然本来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每个人所能掌握的信息多少程度有给作品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和可解读性。

LISA: 你也有一些教育相关的经历，那你自己在艺术教育这个板块，会倾向于在课堂中融入一些自己的创作理念的阐述吗？

ZOE: 我还是肯定会有融入的，除了基础技术的部分，校方可能希望你去表达作为一个亚裔女性老师，你的视角是什么样的。某种程度上我会更倾向于理解和倾听，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很多时间，老师在无意之间会更倾向于喜好自己删除的媒介与理论知识，它也会给予你一个更像她作品风格的建议。但我认为让我去教书，我倾向于是给予支持的，而不是基于学生要和我喜好相似我才会喜欢。我更倾向于帮学生去分析，给他一个我的观点，然后我们去起草构建这个事情，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指引。



Kylin Series

LISA: 你的摄影作品经常颠覆传统的权力动态，尤其是与男性凝视相关的部分，在艺术评论当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吗？你是如何应对的？

ZOE: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CalArts的第一次作品评论。能看出班上的男性是不太愿意去讲话的，或者不太愿意轻易地去评价，生怕说错话。包括有的时候我去听一些女权博客，一些男性的观众也会比较谨慎去提问。我觉得我被挑战最狠的是在

4C画廊展览的一次。当时有一个男性观众表示说“我不觉得被（你的作品）挑衅到了”，我在后来会思考我做这个作品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是去为了挑衅任何人，或者是说这个作品去为了激怒任何人，而只是展现一个视角。他觉得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很强烈的心理反应，到底是否说明这个作品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后来我会觉得我们的观点并不在一个侧重方向。我的*Palace*系列，第一年的一个细节是我会把当时模特对我说的话，用粉色的字写在图像上；第二年我在这个项目第二次的时候，我把这个男观众当时说的话写在了图像上。我的老师看了看：“其实这些话语不配出现在在这个图像里，那些话对这个作品并不重要”。我后来仔细的思考，他的挑战确实并不会那么影响到我，而这个作品就是最好的回应。包括他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问了我二十多分钟，结束后来单独找我说“希望你不要觉得冒犯”。我会觉得大家有表达观点的权利，有的时候能听到一些不同的见解也会激励你继续创作。



Palace series

LISA: 你的作品视角在近年中是如何演变的?

ZOE: 我觉得我作品的抗争从无声变到有声，然后又回归无声了，在MFA的这两年我能感觉到一个明显的变化。我刚来的美国时候做的作品基本上即使是影像也是无声的。第一年我做了很多的影像装置，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声音的。后来做毕业作品时，我想挑战一下，在这个图像主导的时代，人们是否还有能力去解读一个二维的图像。我做了一个作品叫*Kylin*，去拍了静态的舞狮。这一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抗议，很多的亚裔女性艺术家，没有被记录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包括现在这个时代交通更发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流动的，我们都是亚裔流散群体的很大的一部分。很多留学生也好，或者是艺术家也好，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无论是因为身份问题，还是因为经济问题，他们可能在这里短暂的存在过，而从来没有被很好的记录过，很多年后返回到自己的国家，一段时间的存在就被抹去了。在一个西方主导的环境下，亚裔艺术家的名声也好，作品也好，鲜少有能在大的美术馆所被见到的机会。包括现在关于中国城的变化，会感觉到它变得越来越“白”。这仿佛就像是一个带有文化历史的生物，它有自己的故事起源，还代表了一个民族，所有的文化都被抹去了。展出时所有的底片都是翻过来的，某种意义上这些图像成为了现代的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未来这个时刻的档案，我希望它不仅仅存活于当下和过去，而展望了一个新的未来和一种新的可能性。



Kylin Series